

記得《樂府詩選》裡有這樣一句：“霧露隱芙蓉，見蓮不分明”。一句“不分明”，將塵霧之下的虛幻，表現的淋漓盡致。古人對視覺的感受非常精微，而對於美的想像，往往流連於“似與不似”之間。這種模糊的意向，是一種詩意、更是一種視角！

今天，我們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徘徊與融合，往往更加看重“逸筆草草，不求形似”所帶來的美學意境，但在我看來，這種略帶禪機的視覺遊戲，恰恰隱藏著一種觀看的態度——不做非黑即白的定義，而是在模糊的感知中，體會視覺的複雜性。從這一點上看，“不分明”無疑是一種非常當代化的創作方法。

展覽所呈現的作品，無論是抽象還是具象形式，在我看來都不是目的。我試圖在“繪畫”的二維和“雕塑”的三維之間，構建一個難以定義的觀看區域。在因顏料的物理反光而呈現的色彩經驗中，我通過線條化的雕塑起伏，融合光線所產生的投影變化，從而構建了一種“似是而非”的觀看體驗，這即是一種東方的視覺趣味，也是一種當代的創作立場。